

楔子 再次重生

靜謐。

五感像是被徹底封閉，他聽不見半點聲響，半點知覺皆無，像是沉睡，可偏偏腦子清醒得很；像是死了，可又真實地活著。

倏地，耳邊響起夾雜殺聲的隆隆戰鼓聲，他下意識地動了動長指，徐徐張眼，近在眼前的是一張因慘死而猙獰的臉。

他神色不變，無驚無懼。

太多次了，次數多到他實在數不清。一開始，他的魂魄總是一次次地移入某個男人的軀體裡，然後無預警地一次次離開，直到他——

「你這傢伙從哪來的，竟搶了我要的肉體？」一把如夜鴉啼叫的尖銳聲音傳來，初醒的他身體還無法動彈，墨黑的眼側眼望去，只見一張異常妖美的臉，但身上滿是腥膩的臭味。

是山魅。

「把這肉體還給我。」

那猩紅的唇張口道，隨之而來的是一道巨大的力道往他的喉頭緊箍。

痛苦的瞬間，他笑了，只因在他被逼迫張口吸氣的瞬間，緊貼在他面前的妖美臉蛋隨即扭曲，尚未來得及發出任何哀嚎，便已遭他吞食。

是了，一次的因緣際會，他發現自己竟能吞食魑魅魍魎，且從此之後，他再也不會無預警地被從肉體抽離，能夠安穩地待到肉體死去為止，然而他依舊逃不過不斷重生的命運。

如此反覆著，移入又抽開，換了上百個名字，添了上百份記憶，時光不斷地跳躍，身分不斷地變換。

而如今，他又即將是誰？

待力氣終於能凝結時，他一把推開了壓在身上的屍體，橫眼望去，就見不遠處竟有隻蝶在林間穿梭著。

瞅著，他有幾分閃神，直到身後傳來喊殺聲，幾乎是沒有停頓，他抄起落在身旁的長劍，回頭便是毫不留情地砍殺，血液噴濺上臉，耳邊滿是驚惶的喊叫聲，他卻像是毫無所感。

就算時光無法如他所願倒流，但至少他還有機會在人間遇見轉世後的她，他必須找到她，讓這死絕的心不再痛。

第一章 皇上手中的刀

鎮天殿上，皇上退朝離去後，尚留在殿內的文武百官，有的聚在一頭竊竊私語，有的則是聚在斐有隆身邊祝賀。

「都是託諸位的福。」斐有隆拱手揚笑，心裡暗暗衡量這些上前祝賀的人之中，有幾個是可以拉攏，有幾個又是必須鏟除的。

想當年，他因為被謀反的首輔黨給牽連上，在首輔楚為被處斬之後，他也被降職，發派到麓陽當個邊境總兵，天天吃沙吹風還飽受外族西桀三番兩次叩關搶糧，日夜不得安寧。

如今，總算是讓他搶回了顏面，除了恢復西軍都督一職，也被封了個撫遠侯。他倒要瞧瞧當初那些過河拆橋、半點情面不給的傢伙們，這一回會如何對他逢迎拍馬。

「斐大人在麓陽鎮守多年，終於將西桀一舉殲滅，也莫怪皇上會龍心大悅，大大封賞了。」開口的人正是吏部尚書，和斐有隆有幾分交情，不過此刻他的目光望向正隨著皇上離去的烏玄度，好奇地問：「斐大人，這開路先鋒真是烏把總？」也莫怪他這麼問了，話說行六的烏玄度出身武定侯府，兩年前還是京裡出了名的紈褲子弟，吃喝嫖賭無不精通。

武定侯並非世襲爵位，到了烏玄度父親這一代，已經變成空銜，手上一點實權皆無，在烏玄度父親去世之後，爵位便還了回去，而烏玄度的嫡親大哥烏玄廣也不過利用餘蔭撈個六品布政使司經歷，底下的弟弟們連要混個委外的職都難。

而烏玄度從小就被寵上天，哪怕父母已亡，兄弟也早已分家，依舊荒唐度日，揮霍僅分到的些許家產，惱得烏玄廣將這丟人現眼的么弟給扔到岳丈軍營裡，原以為烏玄度必定是凶多吉少，可誰知道麓陽捷報連傳，寫的竟全都是身為開路先鋒的烏玄度一再重挫敵軍的消息。

這誰都想不到啊，怎麼可能！

可方才殿上一見烏玄度，識得他的人莫不錯愕。原本那張無害笑臉也不知道怎地，竟變得冷沉懾人，身上那股凜凜殺氣，竟教人不敢對視。

「確實是他無誤。」斐有隆掛在嘴上的笑意帶著幾分得意。

可不是？一個不學無術的落魄貴族子弟，誰知道竟會在邊境立下戰功？說來也奇，一次雙方對戰，他失蹤了兩日，原以為他可能已死在荒嶺上，豈料他竟回來了，雖說一身染血，傷口刀刀見骨，然而也還是回來了，只是木然的神情教人莫名望而生畏。

與他同房的士兵直說他儼然象是被壞東西給附身般，完全變了個人，斐有隆倒是不在意，橫豎是個死在邊境也無足輕重的人，但之後斐有隆發現，一旦拔營出征，烏玄度那一馬當先的氣勢竟能逼得西桀節節敗退，戰功和著鮮血迅速立下。

本是想將他的戰功佔為己用，可說真的，烏玄度那木然的眼光，教他怎麼也不敢搶功，後來換個方向想，屬下的功不就他這主帥的功？

於是，他也不介意一路往上呈報，如今班師回朝，他自然也為封賞之列。

只是，他倒沒想到烏玄度竟如此得皇上青睞。

「只不過神機營提督這個位置……相當微妙。」吏部尚書壓低聲說道。

「怎說？」

「幾個月前，神機營提督涉及貪瀆，被皇上給革職查辦了，大家都認為皇上必定會從底下兩位武官中擇一遞補，其中以兵部尚書之子孟委杰最有可能接任，豈料皇上一直懸著這位置，這會大軍一回來，反倒是敕封給烏玄度了，像是早等著烏玄度回朝，感覺要重用他，可問題是神機營裡頭派系分明、沉疴已久，儘管從二品的品秩看來風光，但接下這個位置不算好差事。」吏部尚書幾乎是知無不言，細說著這兩年來朝中變化，要斐有隆知道他極樂意與他結盟。

斐有隆邊聽邊點頭，明白皇上是想整頓軍務了。

想當年，首輔楚為乃是皇上尚未登基前的太傅，那情分不用多說，然而楚為坐在首輔位置上，野心跟著壯大，在朝中結黨營私，甚至在皇上有了太子後，大膽地發動政變欲毒殺皇上，將太子養成傀儡皇帝，所幸皇上早有準備，拿下楚為時，一併清算了首輔黨等官員和與其對立的孫家一派，肅清朝政。

斐家當年受到牽連，但降職已算是最輕的處罰了，畢竟在那一批懲處中，重者滿門抄斬，輕者流放，皇上雷厲風行的手段震驚朝野，誰也不敢再小覷這年輕的帝王。

如今皇上將心思動到軍務上，除了想肅正之外，恐怕兵部那頭也有大麻煩，尤其如吏部尚書所說的，這一年來孟家出盡了風頭，皇上自然不會放過出頭鳥。

就不知道皇上特地召烏玄度進御書房，到底是要私下談些什麼，真教人在意極了，畢竟他可是打算要將家中閨女許配給烏玄度的。

御書房。

當朝皇上蘭少淵坐在大案後，笑睇著自始至終神色木然的烏玄度，竟是看不穿這人到底是怎樣的性情。

他決定試上一試。

「烏卿，可知朕要你進御書房，所為何事？」蘭少淵噙著笑意問。

烏玄度低垂著眼，冰冷嗓音輕洩。「臣不知，臣聽候皇上差遣。」

蘭少淵笑意不變，長指有意無意地在案上輕敲著，站在皇上身後的帶刀侍衛湯榮則是饒富興味地打量著烏玄度。

「烏卿，朕要你整肅神機營。」

烏玄度眉眼不動，少頃便道：「可有時限？」

蘭少淵微揚濃眉，像是沒料到他開口問的竟是時限問題。「沒有，但自然是愈快愈好。」

「既是如此，臣斗膽向皇上請求在神機營裡另設刑司，由臣統籌人手，由臣親審親判。」

蘭少淵聽完，笑意更濃。「為何？」

「既要整肅，就得大肆整頓，朝中派系錯綜複雜，各派官員自然都想將手伸進神機營裡，要是無皇上為後盾，恐怕臣對付不了朝中的權貴重臣。」烏玄度嗓音無波地道出。

蘭少淵的眉頭微不可察地輕皺了下，一會才道：「烏卿，這樣吧，朕身旁這位是帶刀侍衛湯榮，不如就讓他協助你吧。」

烏玄度淡淡抬眼，如花般俊秀的容顏竟是半點人味皆無，恍似披著人皮的山魃，尤其那雙深邃墨黑的眸黯如隆冬無月之夜，冰冷得教人頭皮發麻。

「烏提督，還請多指教。」湯榮笑得極壞，像是壓根沒將他眸底的冷意放在心上。

「還有，從今以後，烏卿查辦任何事，只需直接向朕稟明，向朕負責，要是兵部

甚至是五軍各都督膽敢介入，一律拿下。」為了避免讓烏玄度覺得自己派了個人監視他，藺少淵不介意釋出更多的權給他，換得更多的忠心。

「謝皇上。」烏玄度淡聲道，俊顏上看不出絲毫波動，彷彿不管皇上做了什麼決定都與他無關似的。

「烏卿一路回京，舟車勞頓，不如先回朕所賜的提督府歇息吧，三日後再進神機營衙門。」

「謝皇上，臣先告退。」

待烏玄度離開後，藺少淵沉吟了會，才問著湯榮。「你覺得此人如何？」

湯榮想了下。「像池深潭，深不見底。」

「朕也這麼認為，不過這人挺有趣的，提議之事一針見血，寡言這點也好，看起來就是個有才幹的人，可先前京中怎會傳他吃喝嫖賭樣樣精通？」這落差大到讓人懷疑傳言是假。

「許是去了邊境打了幾場仗，歷經生死交關後，性子有所轉變吧。」儘管這種說法也說服不了自己，但湯榮姑且這麼信著。

「橫豎你就先盯著他吧。」

「臣遵旨。」

由小太監領著他離開御書房後，經過一處花園，此時冰寒雪凍的，一點生機皆無，然而在他眼裡，彷彿瞧見了春暖煦陽下的百花爭豔，花叢裡，賽桃李、勝牡丹的是那張教他甘願上窮碧落下黃泉的嬌俏面容，他彷彿還能聽見她道——

「皇上一來，蝶兒都跟著來了呢，想找皇上，就往蝶兒聚集處去便是。」她皺著鼻笑得那般天真爛漫，光是瞧著她，他的心就暖得滿溢。

「妳想找朕，哪裡需要蝶引？」他好笑道。

「也是，那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，皇上要上哪尋我呢？」她問著，看似認真又帶著幾分俏皮。

「朕就讓這些蝶兒跟在妳身邊，不管妳在哪，朕總會找到妳。」

「皇上說了算嗎？」

「朕是天子，都開了金口，這天地能不替朕應承嗎？」

她那雙會說話的眼緩緩地眯起，盛滿了對他張狂姿態的不以為然，可她也習慣了，誰教他是皇上？

「但妳別讓朕找著了妳，妳卻不識得朕。」

她掩嘴笑了下，朝他招招手，待他彎下腰時才附在他耳邊道：「皇上，我聽人說地府的孟婆湯盛裝的是前世的淚水，而我呢，從不掉淚的，到了那時，我肯定沒有孟婆湯可喝，所以一定會將皇上給記得一清二楚的。」

話落，她笑眯了杏眼，從林葉間篩落的煦陽，在她眸底像是燃起了點點繁星，如流光般閃爍著。

她眉梢眸底的笑意，教他也跟著笑了，笑柔了總是顯得冷厲的眸，卸去了滿身懾人威儀，成了一個癡愛妻子的男人。

這天地之間，擁她一人便足矣，他是真的如此感受，如此認為……

「……烏提督？」

耳邊的聲響如銳利的刃，瞬間劃破了他的美夢，眼前哪還有春暖裡的百花鬥豔？寒冷霜凍的園子，一如他重生了千年的蕭瑟。

調回目光，他面無表情地睇向準備領他回提督府的太監如貴。

如貴嚥了嚥口水，趕忙領著他往外走，心裡卻不住犯嘀咕，方才明明還笑得像個人，怎麼一轉眼又變成面無表情的死人臉了？

真是白白浪費了那張好皮相！

當如貴帶著烏玄度到早已改建完畢的提督府時，外頭有兩人正候著，烏玄度一下馬車，眸色清冷望去。

「烏大人。」如貴一認出烏玄廣，隨即向前問安。

「如貴公公不用多禮。」烏玄廣見是皇上身邊當差的太監，自然不敢怠慢，亦猜出必定是皇上要如貴帶著烏玄度入提督府的，隨即從錦囊裡掏了銀子遞上。「讓公公奔波了，一點心意讓公公喝茶。」

如貴一張俊白面容上的笑意噙得恰到好處，收起了銀子便道：「兩位大人必定有好些話要聊，咱家就不打擾了。」說完，又朝著烏玄度道：「烏提督，提督府裡的下人是咱家代為買下，讓管事嬾嬾調教過的，身契全都擱在總管王強那兒，要是有何不合意的，大人儘管發賣另購無妨。」

烏玄度睨了眼沒吭聲，只是輕頷首，便大步走進府內，彷彿和烏玄廣不認識似的，還是烏玄廣拉著另一名男子主動快步跟上。

如貴將一切看在眼裡，打算回頭向皇上稟明這小道消息。

提督府是原本的神機營提督府，重新修葺粉刷過，兩路四進的格局，每一進中間皆以園林或小橋流水點綴，極為氣派恢宏，可以想見入春後園林裡會是怎生的美景。

然而，烏玄度沒心思欣賞這座府邸，他快步朝二進主屋而去，總管王強跟在後頭，本是要所有的下人過來見見主子的，偏偏這主子的臉色冷得賽風雪，教他不敢妄自開口，更為難的是有兩位客人被主子晾在後頭。

聽說這兩位還是主子的嫡親兄長，不知道主子是累得慘了還是過目即忘，怎麼連氣都不吭一聲，教他不知道該不該逕自解讀成主子不待見這兩位兄長。

「玄度。」

正當王強愁得不知如何是好時，後頭的烏玄廣開口了。

王強擔心主子會來個充耳不聞，思索著要如何客氣打發兩人時，見主子終於停下腳步，他也暗暗吐了口氣。

烏玄度緩緩回頭，聲輕無波地問：「有事？」

他這冷冷一記，教烏玄廣沒來由的臉色發赭，直覺得他是在下人面前給自己難堪，

彷彿自己是趁著人家功成名就才來攀親附戚。

正不知道怎麼回應時，隨他前來的烏玄斗越過了他，雙手往烏玄度肩上一按，親熱地道：「咱們家的么弟總算成了個頂天立地的男人了，如今也封官賞銀，說到底還是得感謝大哥呢，是不？」

烏玄度眸色無溫地打量著烏玄斗，再看向烏玄廣，覺得烏家的男人面貌都嫌軟弱，要不是身形高大，乍看都覺得有些脂粉味了。

而這兩個人，在原主的記憶裡是有的——身為大哥的烏玄廣生性軟弱又懼內，耳根子又特別軟，容易遭人挑唆，兩年前烏玄度會被趕到麓陽，恐怕跟烏玄廣的妻子有關；至於烏玄斗，他的四哥，為人八面玲瓏，長袖善舞，頗有生意腦袋，將分家得到的鋪子打理得有聲有色，烏玄度啟程前往麓陽時，他還特地給了幾十兩，算得上有情有義了。

但，又如何？他只覺得煩人，回京就得見這些人，倒不如在麓陽快活，可要是一直待在麓陽，他又要如何尋找他的愛妃？

就在烏玄斗臉上笑意快掛不住，心底不知道幾百次暗罵大哥當初心太狠，才會搞得么弟如今翻臉不認人時，便聽烏玄度道——

「四哥說的是。」淡淡一句話，已經是他的底限，如果可以，往後壓根不想再與之來往。

烏玄斗暗鬆口氣，慶幸他給了自己幾分薄面，打著這份底氣又道：「么弟，今兒個我跟大哥來，就是要你到大哥那兒，咱們兄弟吃頓飯。」

烏玄度緩緩地拉下他的手。「不用，我累了，只想歇息。」

烏玄斗見狀，頗能理解。「也好，想見面還愁沒機會嗎？瞧咱們一心只念著你，倒忘了你一路回京必定是倦了，好生歇著吧，改日四哥找你時，可不准把四哥給擋在外頭。」至於要怎麼擋大哥，他是一點意見都沒有。

烏玄度正要開口，便聽見凌亂的腳步聲，抬眼望去只見一名小廝正朝這頭奔來。王強已經快步去攔人，先是將小廝劈頭罵了頓後，隨即回頭稟報：「大人，五軍營中軍坐營官斐大人來了，見或不見？」

烏玄度幾不可察地嘆了口氣。「讓他在廳裡候著吧。」

王強應了聲，去迎客順便把小廝給一併帶走。

「既然六弟有事要忙，咱們就先走一步了。」烏玄斗腦筋動得極快，一聽是中軍坐營官斐大人，便知道是這回跟著回京論功行賞的斐澈。

這回斐家父子沾了六弟的光，斐有隆復了西軍都督一職，斐澈更是封了中軍坐營官，如今斐家在朝中算是炙手可熱，現在離開剛好可以打個照面，畢竟那可是親家舅子，要順勢聊個幾句，探探來意，再自然不過。

烏玄度應了聲，勉為其難地送著兩位兄長離開，方巧在進主屋的腰門上和迎面走來的斐澈碰了頭。

「親家舅子。」烏玄廣和烏玄斗齊齊喊著。

「妹夫，親家叔子。」斐澈揚開笑意，熱絡地與兩人寒暄。

斐澈承襲了父親的長相，方頭大耳，武人之姿，就連性情也是帶著武人特有的爽

快不作態。

烏玄度在旁冷眼瞅著，待他們幾個寒暄夠了，才淡聲問：「斐澈，有事？」這話一出口，烏玄廣隨即出言低斥，「六弟，不得無禮。」原以為他記恨當年才對自己淡漠，豈料竟對他的大舅子也是這般。

「不礙事，玄度一直是這樣的。」斐澈哈哈笑著，壓根沒放在心上。對他而言，像烏玄度這樣真情直性的才好，他沒興趣跟那些心思曲繞的人兜在一塊。

「玄度，我爹要我過來瞧瞧你這兒整頓得如何，要是人手不夠的話，說一聲，我讓人替你找一批人來讓你挑選。」

「不用了。」

「就知道你肯定這麼說，但不管怎樣，十日後我家要開宴，你非得過來一趟，都在這條街上，用走的不用一刻鐘，你非來不可。」

「知道了。」烏玄度心知要是不給個滿意答覆，斐澈不會放過他。

「那好，瞧你一臉乏樣，今兒個就先放過你，宴上再跟你好好喝幾杯。」斐澈噙著笑，隨即回頭替他招呼烏家兩個兄弟。「兩位，咱們一道走吧，他今兒個在朝堂上可折騰著，還讓皇上給喚進了御書房，就別擾他了。」

「是嗎？」烏玄廣不禁覷了烏玄度一眼。

自己可是連早朝都不列席的六品官，而他一進宮就被皇上喚進御書房……不管皇上到底交了他什麼差事，都代表皇上看重他。

這人生際遇，怎能教人不眼紅？

神機營衙門，烏玄度坐在辦事房裡，翻看著編列名單與其身家背景，又查看火器兵器的備量，對照著每年編列的餉銀，嘴角浮現似有若無的譏笑。

適巧，湯榮走來，瞧見了這一幕。

「烏大人瞧見了什麼有趣的事嗎？」湯榮大步走到案邊，瞅著攤開的編列名單和庫房帳本，好奇的問。

烏玄度不答反問：「湯大人可已將刑司的事處理妥當了？」

「自然是處理妥當了，我這兒有幾個人選可用，都是從其他衛所調來的，你瞧瞧合不合用。」

烏玄度瞧也沒瞧一眼。「湯大人屬意即可。」幾個打下手的人選，只要湯榮看得上眼，那就代表是萬中選一的，他沒必要事必躬親。

「那好，人選就我自個兒挑了，倒是烏大人這兒可有眉目了？」

「眉目是有，可是涉及極廣，真能照辦？」

「為何不辦？皇上親自授權與你，不就是要你好生整肅？只要有真憑實據，便調來審問，待屬實，直接立判，要有人不服，叫他們給皇上遞摺子去。」湯榮嘻皮笑臉地說著，翻看著名單，又道：「不過，我倒覺得不用太過急於一時，省得打草驚蛇，那就不妥了。」

要知道軍中最藏汙納垢之處便是庫房和名單了，不管是編列空頭名單領空餉，抑

或者是編列軍器虛單跟戶部要錢，簡單來說就是編派各種理由拿錢，可這事要是沒處理得當，教人有了防備，屆時辦起事來綁手縛腳的就麻煩了。

是說……這人腦袋倒是清楚，不用旁人指點便知道該從何處下手，他到底是哪門子的紈褲子弟，腦袋這般精明來著？

「依我看，第一波就先處理這裡吧。」

湯榮看著他骨節分明的指從名單上的第一列往下滑了一尺的長度，細看上頭的名字，湯榮嘴角笑意不禁更濃。

「提督大人何以認為這些人真的是虛職空銜？」

神機營為首的是提督，底下兩名武官輔佐，再分中軍、前掖、後掖、前哨、後哨五營，裡頭各一名坐營官，頭官、武臣等等軍職，編列共五千三百名，再加上馬營裡的五千名營兵，其餘雜七雜八無品職，林林總總也有一萬一千名。

烏玄度才剛進神機營幾日，壓根未點兵，更未正式操演過，又是如何得知名單這些人全都是列個名條領空餉的？

烏玄度指著另一本名冊。「這本是寫著何時移汛和操演的營兵名冊，但是這些人每回必都出現，額外領了筆操演津貼，然而這些人幾乎都是權貴子弟，湯大人認為這些人真的熬得過移汛操演這種活？」

這種事說穿了早已見怪不怪，每個營裡大抵都會塞進一些空銜子弟，基本上只要在位者或者主事者默許了，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也就過了，可這回是皇上指名要清查，那就意味著軍營裡已經腐敗到皇上無法容忍的地步。

之所以容忍，是尚未找到那把開封的刀，如今找著了把合用的，還客氣嗎？這也說明當今皇上是個有心想肅正貪腐的明君，倒也是百姓之福。

「有意思，那就按著名單，差人去逮人了。」好樣的，頭一波就把一些權貴子弟給得罪光了！

可，皇上想要的，就是這麼幹。

「湯大人記得，這事要暗著來，千萬別走漏風聲，否則效果就減半了。」

「放心，這事我明白的。」湯榮笑得萬分愉悅，他本要離開，想到什麼，回頭又問：「軍器呢？提督大人要不要分點心神查查，也許一網打盡會更省事。」

「不，得要先逮住人，後頭動手腳的人才會擔憂，要麼將短少的軍器補上，要麼嫁禍到其他人身上，我等著他們胡咬一通再出面，不過屆時恐怕不只是神機營的事，而是會牽扯更廣，得請示皇上聖裁。」烏玄度慢條斯理地道。

軍中腐敗絕非一個神機營而已，通常在利益互通的情況下，五軍營、三千營甚至是五軍都督、兵部都是同流合汙的，真要肅正的話……那會是一番大工程。

湯榮聽完，對烏玄度生出了敬仰之心。

「原來還有這種作法。」皇上也認定所有衛所都得查辦，只是嘴上沒提而已，他竟已經想得這般周詳了。

「多的是決心，而不是作法。」帝王向來是懶於處置這些事，只因工程浩大，且一個不小心會教百官離心，動搖自己的帝位，所以真要查辦，需要的是決心而不是作法。

官員腐敗是每朝每代不變的課題，他也曾是帝王，自然清楚如何釜底抽薪，避免朝中餘波盪漾，而他願意為這位年輕帝王效命，那是因為他需要一個身分，方便他尋人罷了。

「這話，我記下了。」湯榮決定回去跟皇上分享他的想法，順便恭賀皇上這回真是挑對人了。

餘暉西斜，西軍都督府前車水馬龍，不少賓客已早早入席。

烏玄度依約赴宴，但遲了點時候，只因刑司才剛部署完畢，他列好了單子，就等著明日湯榮將人一個個帶回刑司查辦。

才剛踏進西軍都督府，斐澈隨即熱絡地往他肩上一搭。「怎麼這時候才到？我爹都快望穿秋水了。」

「衙門有些事。」烏玄度淡聲解釋著。

「怎麼，才上任而已，手頭上有那麼多事要忙？」斐澈壓根沒將他的淡漠看在眼裡，逕自拉著他朝大廳方向走。

「嗯。」

「聽說你這幾日忙得也沒跟你幾個兄長見上一面？」

烏玄度狀似漫不經心地應著。「嗯。」

「玄度，這樣不成，不管怎樣，你好歹也跟他們吃頓飯，聊聊近況，畢竟是親兄弟，哪有這樣避不見面的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……你是不是從頭到尾都沒聽見我在說什麼？」連續嗯了三聲，敷衍得還真帶勁。

「不，我只是像聽見了什麼聲音。」烏玄度朝聲音來源望去，那是片林園，正是華燈初上之際，此刻那兒卻漆黑一片。

在他頭一次吞食了魑魅魍魎之後，他就發現自己的五感要比常人強上太多，就連肉體上的傷勢都回復得異常快。而此刻，他隱隱聽見撥水的聲音，彷彿有人在水裡頭慢慢地泅游著，在乍暖還寒的天氣，這聲響能不怪嗎？

斐家重回西軍都督府，怕是尚未安頓妥當，所以才沒在林園裡外懸上風燈。在不見光的黑暗裡，能發生的事可多了。

「哪有什麼聲音？」斐澈問著，後頭有小廝跑來，稟報著事，斐澈思忖了下，便對著烏玄度道：「玄度，我前頭有事正忙著，你朝這條小徑走到底便是主廳了，一會我再去找你。」

烏玄度應了聲，待主僕倆腳步聲離開後，他才信步朝聲音來源望去。

他向來不是個多管閒事之人，歷經了千年的重生，彷彿也磨滅了他的喜怒哀樂，磨得他彷彿只剩生存本能，這世間再沒有任何事能引起他的興致，除非老天讓他遇見愛妃，否則他是注定得要如此過盡一輩子又一輩子。

走過林園，盡頭是座人工湖泊，不遠處可見架燈的跨橋，橋上燈燦如畫，人影幢

幢，而聲音……不見了。

他垂眼看著深不見底的湖泊，回想他方才聽見的是泅游的聲響，可才剛要入春，誰會傻得在湖裡泅游。

淡漠的掃過湖面，他沒意願再往前走，只因再往前恐怕就屬於內院，不是他這外人能踏進的，於是他回頭就要走，但幾乎在同時，身後傳來游出湖面的聲響，他微微側眼望去，就見湖面上有個小姑娘半沉半浮。

在對上眼的同時，他瞧見她瞪大了眼，渾身顫抖著，也不知道是冷還是懼怕，抑或是擔憂這一幕教他這個外男撞見，怕是要毀了她的清白。

烏玄度當下轉開眼，並非因為他是個君子，而是他並不想娶妻。

姑且不論她是為了什麼原因掉進湖裡，但為了她好，他能做的就是趕緊離開湖畔，頂多是讓斐澈差府上女眷過來處理。

才要舉步，便聽見朝這頭走來的腳步聲，那腳步聲又沉又快，教他幾不可察地嘆了口氣，加快步伐，攔截了不知何故朝這頭走來的人。

他算是仁至義盡了，至於她最終是什麼下場，與他無關。

第二章 神祕說書人

西軍都督府東邊的攀香院裡，斐有隆正沉著臉坐在偏廳，就連向來笑臉迎人的斐澈也難得板著臉，讓同在廳裡的斐有隆之妻張氏、斐澈之妻劉氏都戰戰兢兢地站在一旁，連氣都不敢吭一聲。

也不知道過了多久，有人踏進了攀香院，彷彿沒見到裡頭的沉悶氛圍，擰起柳眉，帶著幾分任性道：「爹，不都說蝶引沒事了嗎？女兒正倦著呢，還非得差人將女兒找來不可。」

聞言，張氏急得想將女兒給拉到一旁，可已來不及，斐有隆怒不可遏地低吼，「妳到底在做什麼，蝶引落水，妳明明就在旁邊，為何不趕緊差人將她給拉上岸，卻大聲呼救，引得外男踏進內院？」

斐潔張口欲反駁，卻被母親硬是攔下。

張氏攏了攏髮髻，柔聲安撫道：「老爺，這事不能怪潔兒，她年歲尚輕，一見這突發狀況，也莫怪會給嚇著，大呼小叫了起來。」

「誰家的閨女像她這般毛躁不經事，連何時該做何事都不懂？難道她不知道要是教外男見著蝶引落水的身子，蝶引這一輩子就毀了？」張氏不解釋便罷，一解釋起來更教斐有隆怒火中燒。

都蝶引是他親妹子留下的閨女，是他唯一的外甥女，他這舅舅無法代替她離世的雙親親自照料她，如今他人人都回家了竟還出岔子！

「老爺，這不就是椿意外？誰知道員外郎的千金這般不小心的跌了跤，還把蝶引給推進湖裡，幸好蝶引機靈地游到邊處，避開了外賓入內的路線，只是泡了湖水凍著罷了，大夫都說無礙，開了幾帖藥喝下就沒事了，老爺又何必發這麼大的脾氣？」張氏態度卑微，萬般柔軟地訴說著，帶著幾分委屈自責。「這些事與潔兒無關，真要論她有錯，也不過是錯在她年少不懂事罷了，回頭我再跟她好生說說不就得了？」

斐有隆撇唇哼笑了聲。「妳是真把我當傻子，還是睜眼瞎子？」那員外郎的千金不就是她的外甥女？誰那般巧，走在平地上都能跌跤，還能不小心將蝶引給推進湖裡？不過是當著媳婦的面前，不想給她難堪罷了。

「老爺？」他的冷笑嘲諷，讓張氏有些心虛地垂下眼。

「有些事我不想說得太白，妳自個兒心裡有數便成，可妳倒給我說說，我不在京的這兩三年，妳到底是怎麼照料蝶引的？妳把我交代的話全當耳邊風了？！」他在家時都能這般待她，更遑論他在麓陽時！

她明明知道，多年前輔陽寺的大師就斷言過，都蝶引注定是帝后之命，所以他才會決定留下都蝶引這個孤女，甚至要張氏比照閨女般照料她，誰知這張氏是個蠢貨，竟沒將他的話當回事！

她到底知不知道斐家真要谷底翻身，光耀門楣全都得靠蝶引！

張氏被罵得面子掛不住，想反唇相譏，偏偏又沒底氣，可要她再服軟，她是怎麼也吞不下這口氣，只好不斷地朝兒子使眼色。

斐澈用力嘆口氣，開口緩頰。「爹，咱們搬回這都督府，很多事都還沒安頓好又急著開宴，出了點小差錯無可厚非，再者蝶引機靈，將大事化小、小事化無，還有啊，這都多虧玄度，否則後果不堪設想，日後得好生謝他。」

小廝通報他蝶引落水時，他急著前往湖泊，卻突地想起烏玄度提起有細微聲響，他趕緊差丫鬟到湖泊邊處尋，果真找著快凍僵的蝶引。

「那倒是，那小子真是愈瞧愈不錯，話少了點，可確實是個人才。」斐有隆被成功地轉移話題，儘管想讓烏玄度當他的女婿，可他那女兒卻被寵得無法無天，他真不知道這門親事該怎麼說。

「爹，這事交給我辦就成，只是時候也不早了，咱們還是走吧，繼續待在這兒，要是擾了蝶引歇息，豈不是要害她傷了身體。」

斐有隆一聽有理，於是起身對著張氏道：「過幾日，我從宮裡找教養嬪嬪回來教導蝶引宮中禮儀，讓潔兒也跟著學，省得什麼都不懂，到了外頭丟盡我的臉。」斐澈聞言，一雙大眼熱火騰騰的，還沒開口又讓張氏給按了下去，連聲應著，然後拉著女兒跟著斐有隆往外走去。

「夫君，公爹怎會突然要從宮中找教養嬪嬪給蝶引妹妹教導宮中禮儀？」劉氏蒲柳之姿，說起話來也溫溫柔柔的，沒有半點盛氣凌人，也讓人察覺不出她漫不經心地試探。

「不曉得，許是蝶引今年都及笄了，想給她尋門好親事。」斐澈不以為意地道，逕自走在前頭。

劉氏蓮步輕移地跟在後頭，神態溫婉，可腦袋裡想的盡是公爹待蝶引的過分看重。雖說她不清楚今晚蝶引怎會那般巧的落水，但光聽公爹方才的質問，她便知道是婆母與小姑刻意要壞蝶引清白。

究竟是為什麼呢？

這個家，婆母強勢，小姑刁蠻，想等到她管中饋，怕是得等到媳婦熬成婆了。許是寄人籬下，蝶引向來溫順乖巧，不爭也不搶，家中壓根聽不到她的聲音，可如

今公爹與夫君才回京，婆母和小姑便莫名地對蝶引出手……看來府裡怕是要刮風了，她得站對方向才好。

房裡假寐的都蝶引在確定腳步聲都離開後才緩緩張眼，一雙無塵秋水平淡地瞅著床架。

今晚落水一事，是令她心有餘悸沒錯，但真正教她打從內心詫異的，是那個瞧見她的男人。倒不是因為被個外男瞧見她清白不保，而是因為那個男人周身有股讓她望而生懼的妖氣和莫名熟悉的……威壓感。

不是每個人天生都有股威壓感，那是位高權重之輩在日積月累下所養出的威壓，無法模仿，更無從學習。

尤其是那股威壓感，像極了皇上……她曾服侍過的皇上。

但，不可能的，如果是皇上，身上怎可能會有妖氣？

儘管她幾經轉世輪迴，但她的魂魄不變，讓她依舊擁有天宮一族的能力。雖然她並不像兄長能預測他人禍福生死，或是看穿人的本質，但妖氣是她天生懼怕之物絕不會錯認，所以她認定那男人只是相似，不是她的皇上。

可這世道，不是正值太平盛世嗎，怎會有妖孽現世？

那人到底是誰？究竟是人還是妖？

閉了閉眼，不再想這些與她無關之事，她得要好生想想往後要如何避禍。舅舅視她為祭品要拿她換取斐家的榮寵，要求待她比照自家閨女規格，也因此舅母視她為眼中釘、表妹打從心底厭惡她。

真要說的話，在這家中，大概只有表嫂劉氏會與她說上幾句話，可到了緊要關頭，表嫂也不見得會對她伸出援手，她終究只能自食其力。

避開了這一劫，逃過那一禍，可最終，她該何去何從，到底要上哪才找得到她的皇上？

酸意衝上眸底，她用力地張大眼，告訴自己不能哭，她才不喝孟婆湯，所以她不能哭，絕不哭。

兩日後，早朝上，諸位大臣接連上奏直指烏玄度藐視王法，擅用職權，更有御史毫不客氣彈劾烏玄度，參他自立刑司於法不合，就連他與兄弟不睦都能參上一筆，一時間，殿上全都是咒罵烏玄度的聲響。

原因無他，就出在烏玄度讓神機營刑司押了數十名權貴子弟回來，當晚全都關進刑司地牢，任憑誰來說情，不通融就是不通融，別說放人，就連見一面都不成，教一些權貴莫不氣得牙癢癢，這才共謀演出早朝上這場鬧劇。

藺少淵坐在龍椅上，俊雅面容噙著斯文無害的笑，耐性十足地聽著百官舌戰，直到眾卿停歇喘口氣時，他才不疾不徐地道：「眾卿誤會烏提督了，是朕授意他如此行事的。」

瞬間，殿堂上一片死寂。

好半晌，左都御史才硬著頭皮道：「皇上，雖說神機營是直接聽令皇上，可從未聽過神機營可自立刑司，這於法不合，這麼做會讓烏玄度壯大狼子野心，恣意妄為，臣斗膽跪請皇上收回授意。」

話落，二話不說的雙膝跪下。

接著，幾名重臣也跟著咚咚咚跪下，眨眼間，殿堂上的百官全都跪下，齊聲高喊著：「臣斗膽跪請皇上收回授意。」

藺少淵見狀，笑意不禁更濃。「眾卿這是怎麼著呢？如今不過還在問審階段，押下之人尚未定罪，眾卿如此行事，只會讓朕懷疑，那押下之人確實是身懷其罪呢。」

「皇上，那是烏玄度胡亂行事，無憑無據便押人下獄，如此膽大包天，企圖瞞天過海，藉此邀功，還請皇上聖裁。」兵部尚書疾聲道。

「所以孟卿的意思是朕遭人矇騙？」藺少淵嗓音一沉。

兵部尚書趕忙喊道：「皇上，臣是認為烏玄度為領功而陷人下獄，依律，軍中有罪者該移往大理寺審理，怎能讓他自立刑司自審自罰，如此可是會亂了朝綱，讓百官不服啊，皇上！」

「孟卿，你這話是在說朕是個昏君，無視王朝律法？」

兵部尚書急得冒汗，想反駁，腦袋卻擠不出半點話來，更惱御史那批酸儒這當頭竟然不吭聲，陷他於不義！要知道，如今烏玄度追查神機營裡虛職空銜一案，牽扯的可不只是武官子弟，那批酸儒也有份！

「皇上，皇上若不收回授意，臣等長跪不起！」半晌，兵部尚書口中的那批酸儒總算開口了。

藺少淵瞅著一顆顆低垂的腦袋，驀然起身，喊道：「退朝！」

百官莫不驚訝抬眼，不敢相信皇上竟然就這樣走了，這事到底還有沒有轉寰的餘地，而這長跪不起……到底該不該繼續跪？

踏出鎮天殿，藺少淵懶聲問著：「湯榮，烏玄度呢？」

「回皇上的話，烏提督今兒個沒進宮。」湯榮噙笑道。

「可真是個聰明人。」想必他是料想到今日肯定有場亂鬥，所以暫時將這場子丟給他處理了。

「可不是？烏提督昨兒個交代了，他入夜會再進刑司夜審，而且一旦罪證確鑿，便讓他們畫押認罪，再交由皇上定奪。」湯榮愈說愈是興奮，直覺烏玄度真是個好榜樣，他得好生學習才是。

「他們要是不畫押認罪呢？」

「烏提督說，他多的是法子，況且手上鐵證如山也容不得他們賴帳。」

藺少淵聞言，笑嘆連連。

看來，自己是找到了一把開封的利刃了，就不知道這當頭烏玄度到底是躲到哪去了，他這回查辦，就連自己族人也沒放過，鐵面無私得讓他都驚訝。

「不過，皇上，殿上那些人要讓他們繼續跪嗎？」湯榮難得好心地替百官詢探皇上的意思。

「他們既然都說要長跪不起了，朕怎忍心拂了他們的心意？」跪呀，他也想知道

他們能跪多久。

真是問心無愧，就跪個天長地久讓他瞧瞧吧！

而教蘭少淵掛念的烏玄度，一整天都待在自個兒的提督府裡，直接下令外頭求見的一律不理，就連烏玄廣也不准踏進提督府內，直教王強快要苦皺了臉，直覺這差事真不是人幹的。

這主子竟然連點人情世故都不懂，就算新官上任三把火也犯不著把整個朝堂都給炸了吧，累得他這個總管像條狗，說得嘴都乾了，還得接人眼刀，被扎得體無完膚。

慶幸的是，夜幕低垂後，大門邊上總算是清靜下來，差著廚房給主子備膳後，他終於能喘口氣了。

然而讓王強抱著頭燒的罪魁禍首烏玄度，此時並不在主屋寢房，而是拎了壺酒坐在後罩樓頂樓的露臺上，邊啜酒邊瞅著宵小無聲無息地闖進提督府，熟門熟路地進了他的寢房，一會又像是熱鍋上的螞蟻在主屋的幾間房裡忙進忙出。

約莫一個時辰，差不多快要將提督府給翻開了，那群宵小總算離開了。

「常微，跟上，活逮。」烏玄度啜了口酒後，淡聲吩咐著。

常微是他在麓陽時的同僚，一次應戰時順手拉了自己一把，他掛記恩情未報，所以這回神機營整頓，他就把常微從其他衛所給借過來，給了武官一職，職位僅低於他，在神機營裡惹來不少白眼。

「是。」常微頷首，以指吹了聲哨音，隨即好身手地從四樓躍下，後罩樓佈署的營兵隨即跟在他身後，無聲離去。

喝完最後一口酒，烏玄度跟著躍下樓，淡淡說了聲，「一群蠢人。」如此明目張膽地進提督府，是真把他當死人，還是沒將王朝律例當回事？

不管究竟如何，反正今晚提督府遭盜潛入，明兒個就能查辦了，而眼前，還是先辦正經事。

像是融入夜色裡的鬼魅，他無聲無息地進了宮，踏進了刑司地牢。

看守的營兵一見他隨即起身，他擺了擺手，看著擱在桌面的名單，一目十行看完後，指了個人，要營兵將此人押到刑房裡。

不一會，營兵便將人押到刑房，刑房就在地牢的正中央，此刻牢房裡沒有半盞燈，夜半拖著鎖鍊的行走聲，更教人膽戰心驚，原本就無法入睡的犯人，全都瑟縮地躲進角落，一個挨著一個，彷彿唯有如此才能讓自己心安些許。

然，心安不到一刻鐘，便聽見了淒厲的慘叫聲，聽著那人不住地喊道——

「救命、救命啊，我還不想死、我不想死啊！」

淒厲的聲響彷彿在眾人心裡砸了塊石頭，震開陣陣漣漪，牢房裡的人駭懼得都汗濕了衣衫，甚至開始低聲議論著被押去刑求的人到底是誰，更擔憂下個遭刑求的人會是自己。

在這兒的幾乎都是權貴子弟，可事到如今，一整天無人探視，無一粒米一杯水入腹，眾人開始懷疑自己根本就被捨棄，說不準今兒個就得死在這兒了！

「提督大人，我招了，我什麼都招了，趕緊給我止血，我的血快給流盡了……」那淒厲嗓音變得虛弱無比，讓眾人臉色發白，渾身發顫著。

「那是我爹託五軍營提督說項的，說要讓我在神機營頂個虛銜領空餉……五軍營提督也拿了好處的……快點止血，快點，我說的都是真的……我不想死……」

「怎不早說？這傷口這麼深……」烏玄度無溫的嗓音帶著惋惜。

「救我……快救……」

在那嗓音乍停的瞬間，牢房裡靜得連呼吸聲都聽不見，好半晌聽見了重物被拖扯的聲音，一瞬間，所有人像是回神了，一個個爭先恐後地喊道：「提督大人，我也招了，我全都招了！」

此事雖是重罪，可提督大人欲查的是幕後黑手，他們這些頂虛銜的人就算判得再重，也頂多是流放千里，不管怎樣，流放千里總好過死在這裡吧！

湯榮進地牢時，撞見的就是這炸鍋的情景，不由走到不著燈的刑房，好奇問：「怎麼不點燈？」

「現在可以點了。」烏玄度噙著似有若無的笑意道。

湯榮不解他在故弄玄虛什麼，逕自點了油燈，便見一地上的水，還有股尿騷味，

「方才被拖出去的那個傢伙不會是尿褲子了吧？」

「多少吧。」

「你在笑？」湯榮直盯著他。

可惡，他到底是錯過什麼有趣的事了？

「有嗎？」烏玄度哼笑了聲，直覺這些權貴子弟真是蠢得讓他都想笑了。他要真的在刑房動刑見血，牢房裡豈會一點血腥味都沒聞到？

「不管怎樣，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」湯榮指著地牢裡鼓譟的傢伙們。

「沒什麼，準備寫供狀吧，明兒個一早可有得忙了。」

湯榮無奈又好笑，自己三更半夜不睡覺是趕來給人寫供狀來著？

可不管怎樣，湯榮還是捧著狀紙，讓營兵將人從牢房裡一個個給領出來，原以為免不了得恫之以武才能讓他們交代清楚，豈料他都還沒開始問，他們竟迫不及待地將詳情說個鉅細靡遺，就連中間人各收多少好處又是怎麼收，全都說得一清二楚，簡直是連條活路都不給人走了。

烏玄度剛剛到底做了什麼，怎麼教這群權貴子弟一夜變了性子！

是說，他又跑哪去了？真把這差事都丟給他了？！

鎮天殿上，鴉雀無聲。

藺少淵沉著臉看著湯榮遞上的供狀，底下文武百官面面相覷，搞不清那供狀是怎麼回事，最終只能恨恨地將目光盯在站在前頭的烏玄度身上，恨不得能衝向前去，一刀了結他。

驀地，藺少淵發出一聲怒吼，百官一抬頭便見供狀滿天飛落，於是一個個跪下，高聲喊道：「皇上息怒。」

「要朕如何息怒？！來人啊，即刻將五軍營提督、三千營提督、兵馬司指揮使、左軍都督和中軍都督全押進大理寺候審！」藺少淵一聲令下，身為帶刀侍衛的湯榮隨即帶著殿前衛前去逮人。

「皇上息怒，皇上不能全看供狀的片面之詞，若是遭有心人士惡意指認，這豈不是陷諸位大人於不義？！」左都御史隨即抬臉上奏。

「是不是惡意指認，讓大理寺去查便知結果。」藺少淵話落，隨即沉聲再問：「烏提督，可還有事上奏？」

「皇上，神機營虛銜領空餉一案尚未完結，臣會趕緊查個水落石出，而昨兒個，皇上賜給臣的提督府進了幾個宵小，趁夜竊盜，臣覺得古怪，這提督府不過是方修整好的府邸，並無古玩、金銀，怎會引來宵小？於是不動聲色地待宵小離開之後再讓侍衛跟上緝拿，卻意外發現……」烏玄度一貫冰冷的眼眸像是漫不經心地落在兵部尚書頭上。「宵小最終去了城外一幢莊子，那莊子的管事姓楚，聽說頗苛待莊戶，又常打著主子的名號在外頭收了不少好處。」

「烏提督可有查清那楚管事的主子是誰？」

「是一孟姓人家，是兵部尚書隔了幾房的族人。」

「臣該死，臣不知族人竟出了這等賊子，臣愧對皇上！」兵部尚書抬臉時，滿是憤恨羞愧，恨不得一頭撞死在柱上，省得丟人現眼。

「烏提督，為了不損及孟尚書的清譽，你可得要好生查清這宵小潛進提督府行竊，究竟是主子授命抑或者是自個兒心貪膽大，要查個詳實，毋枉毋縱，還孟尚書一個清白。」藺少淵語重心長地道。

「臣遵旨。」淡淡的笑意浮在烏玄度唇角。

真是有趣的帝王，年紀尚輕，倒已經很懂得如何在百官面前作戲，一擒一縱，拿捏得恰到好處，教殿上百官都忘了這宵小行竊一案，壓根不該歸他查辦呢。

孟尚書一回兵部府衙，久候多時的孟委杰隨即迎向前，壓低聲道：「爹，那件事……」

「別說了，被擺了一道！」孟尚書怒斥了聲。

孟委杰眉頭深鎖，看了站在府衙外的侍衛一眼，跟著父親走進內堂才道：「他將這事往上呈報給皇上了？」他猜想，能教父親如此震怒，恐怕也唯有如此了。

「那個臭小子竟然直接在早朝將這事說開，要不是我早有準備，恐怕這當頭我已經被押進大理寺了！」一想到自己被個毛頭小子給整得快烏紗帽不保，孟尚書就想手刃那小子。

「爹，既然那小子如此張狂，這回咱們勢必要下重手了。」孟委杰面露殺意道。他早想除去烏玄度了，打一開始神機營提督的位置就該是他的，誰知道竟竄出烏玄度這個程咬金，才會讓朝堂上人人自危。

「現在不得胡亂出手，皇上正盯著呢。」孟尚書冷哼了聲。「你當皇上真看重烏玄度？說穿了不過是枚棋子，烏玄度就算因為查案被暗殺，皇上也能揪著尾巴往上查。」

更何況，皇上在朝堂上雖是給足他面子，明著要還他清白，實則是要烏玄度將這

事徹查到底。

「不動他，難不成就這樣眼睜睜地放任他繼續查案？要是查到了火器……」

「誰說不動他了？只是這事得要從長計議，多經幾個人手，多繞幾個彎，把狀況搞得像是意外才成。」

「意外嗎？」倒也不難辦。

孟委杰腦袋裡已經翻出數個腹案，一想到能夠弄死烏玄度，這新仇舊恨總算能嚥下了。

前兩日明明就有幾分回春的味道，煦陽照得人懶洋洋的，可今兒個一起又是風雲變色，冷風刺骨又回冬，過了晌午，天色如墨，大街上的鋪子早已點上燈火。京城大街上的人潮，被這無故刮來的冷風吹進酒樓茶肆裡窩著，一時間各酒樓茶肆幾乎坐無虛席。

其中以名聞遐邇的馮家酒樓為最，一樓食堂幾乎都被人潮佔據，大家連站著都要擠進馮家酒樓裡，全因為那酒樓新來的說書人。

太平盛世裡，京城到處可見繁華，酒足飯飽後看齣戲或是聽人說書，是近來京城人的小小消遣，而馮家酒樓這新來的說書人，唱作俱佳，引人入勝，說的全是稗官野史、鄉野奇聞，於是說書的時間一到，哪怕雪虐風饕，依舊抵擋不了京城人想聽戲的渴望。

而這時，烏玄度也在酒樓二樓的雅房裡，窗子一推便能瞧見一樓食堂，不少權貴想聽戲都是搶先包下雅房，但烏玄度卻不是來聽戲的。

「……玄度，四哥說了這麼多，你到底聽進去沒有？」烏玄斗說到口渴，倒了杯茶解渴才發現茶水都半涼了。

瞧，他都說了多久了，眼前這人跟死人沒兩樣，從頭到尾都沒吭聲。

「說完了？」烏玄度淡聲問著。

烏玄斗聞言，簡直想吐血了。「玄度，這事不是鬧著玩的，你再細查下去，咱們烏家也會牽連在內……你也清楚咱們烏家這些年落敗不少，要是再犯上這事，那真是永無翻身的一日了。」

烏玄斗雖是一介商人，連官字邊都沒沾過，但仍有部分烏家族人在朝中謀了半大不小的官，別說大哥強迫他來，就連其他族人都是又哭又求的，逼得他不得不找這忙人六弟說情。

「早知如此，何必當初？」

「玄度，話不是這麼說的，這種事說穿了就像是常規，歷任皇帝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，大夥在各營裡頭鑽營謀生，都這麼幹的。」誰知道皇上在這當頭查起，還派了個像死人般的烏玄度去查，一點情面都不給。

「所以，大夥要流放了，到時候就一道流放吧。」烏玄度事不關己的口吻訴說著最貼切的結論。

「玄度……」烏玄斗真的好氣餒好無力，他這張嘴在商場上還挺好使的，死的都

能說成活的，可為什麼他說了老半天，他的弟弟卻壓根不捧場？

上過幾次戰場，經過幾次生死，性子也沒必要變這麼多吧！

「四哥話要是說完了，我……」

「坐下，你給我坐下！」見他要起身，烏玄斗立刻橫過桌面，硬是將他拉下。「橫豎你現在也下不去，說書人要說書了，你好歹也等這場說完再離開。」自己也可趁這空檔想想還有什麼法子可以說動他。

幸好大哥聰明，要他邀玄度到馮家酒樓一敘，這時分為了聽戲，一樓早已經人滿為患，想離開也不容易，能替他爭取一點時間想法子。

烏玄度興致缺缺地坐下，方巧說書人出場，一樓食堂登時歡聲雷動，儼然像是一流名角登臺，教他撥了點心神往一樓望去，只瞧見一名身穿青衣的男子十足文人樣，就站在食堂中央，說學逗唱著，光聽嗓音便覺得有戲。

可惜，他對聽戲沒興趣，只等著曲終人散。

然而，當說書人說起——

「今兒個咱們就來聊聊這千年的鳳姓帝王吧，欸，有人眼睛瞪得極大，是不是覺得我不該提起千年的帝王，冒犯了當今聖上？唉，都千年前的事了，咱們現在說的是千年前曾流傳過的故事，故事是這樣的，話說千年前有一鳳姓帝王出生時百蝶齊聚，被喻為祥瑞，於是這位皇帝被賜名為鳳羽，日後果真是登基為帝了。」聽到這最後一句，烏玄度暗不見底的眸淡淡掃向窗外。

「這位帝王確實是位賢君，殺伐果決，攘外安邦，朝堂上更無官員結黨成派，確實是當朝明君無誤，唯一可惜的是這位帝王在其愛妃死後，性情大變，孤冷懾人，親手殺了害死愛妃的嬪妃及宮人，據說那天後宮流的血洗了三天三夜都洗不乾淨，而其愛妃的屍身甚至遲遲未下葬，一直擱在帝王寢殿，更有一說，那愛妃的屍首恐是被帝王給吃下腹了。」

話一出，底下莫不譁然，一個個難以置信，直覺得毛骨悚然。

唯有烏玄度淡然注視著說書人，可惜從他的角度望去，只能瞧見說書人的側臉，否則他真想瞧瞧那人究竟生得什麼模樣。

「後來，那位帝王真的瘋了，他讓天官對愛妃與他所出之子下咒，等到其子年屆二十時，再飲了他的血，以為在天官施咒之下，他可以逆轉時空，回到與愛妃相遇之時改變命運，豈料卻是遭天官所騙，他非但無法逆轉時空，甚至成了不老不死的怪物在人間裡徘徊，甚至為了得到更大的力量，他吃下了山魃魍魎，把自己變得更加不像人，就只為了在人世間裡尋找他轉世的愛妃，孰不知只要他的心念一偏，他就真要墮入惡鬼道了，還找什麼愛妃呢？」

說書人說著，微側過臉，露出俊美無儔的面容，一雙勾魂般的魅眸尋覓般地與烏玄度對上。